

在物资匮乏、日子拮据的艰难岁月里,乡村孩童的童年从来没有精致的游乐场。泥土院落围起的村落,阡陌纵横的田野,便是一代人全部的天地。麦场上,那一座座敦实厚重的麦秸垛,自然是我们肆意戏玩、安放整个童年欢喜的绝佳去处。

每到初夏麦收季,田野里一片金黄翻涌。沉甸甸的麦穗弯下腰,空气中弥漫着成熟麦子独有的清甜麦香,这是乡村一年中最热闹、最忙碌的时节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奔赴麦田,割麦、捆麦、运粮,热火朝天的劳作持续十余日,等麦粒全部脱粒归仓,剩下的麦秸秆便成了家家户户的宝贝。

庄稼人向来勤俭,舍不得浪费一丝一毫收成,会将脱粒后的麦秸仔细晾晒,彻底吹干晒透,再一层层、一捆捆整齐堆叠起来。层层叠叠的麦秸被码得方方正正,结结实实,底座宽大厚实,越往上略收窄,宛如当立打在打麦场、地头边、院落口。一座座麦秸垛高低错落,连绵成片,金灿灿、蓬松松的,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温润的柔光,成了乡村夏日最独特的风景,也成了我们这群穷孩子免费的、最盛大的乐园。

麦秸垛是温柔的。被烈日暴晒过的麦秸,褪去了青涩的湿气,变得干燥柔软,蓬松轻盈,没有尖锐的棱角,不扎皮肤、不伤手脚。不像坚硬的石头会磕破膝盖,不像粗糙的树枝会划破手掌,更不像泥泞的土路会弄脏衣衫。整座麦秸垛软乎乎、暖融融的,踩上去松软回弹,躺下去安舒舒适,摔下来也只会陷进堆软的秸秆里,绝不会摔疼身体。对于无拘无束、肆意打闹的孩童来说,这是世间最安全、最温柔的玩乐场地。

麦收结束后的整个夏秋,麦秸垛便是我们的天下。每日天光微亮,鸡鸣声划破村落,我们早早起身,草草吃完寡淡的早饭,丢下手里的农具、家务,三五成群,呼朋引伴,朝着村口的麦秸场狂奔而去。不用大人管束,没有课业束缚,一群衣衫朴



麦秸垛上的童年岁月

刘显用

素、面孔黧黑的孩童,带着满心雀跃,奔赴独属于我们的欢乐天地。

清晨的麦秸垛沾着淡淡的晨露,带着微凉的草木清香,清爽宜人。我们最先玩的便是捉迷藏,这是麦秸垛上最热闹、最风靡的游戏。高低错落的麦秸垛纵横排布,高低不一、疏密有致,天然形成无数曲折的“巷道”与隐蔽的“密室”。高大的麦秸垛可以遮挡身形,低矮的矮墙可以藏身躲影,得天独厚的地形,是再好不过的藏身之所。

一群孩子石头剪刀布决出寻找者,其余人四

散奔逃,瞬间钻进麦秸垛的各个角落。有时孩子手脚麻利,扒开探进松软的麦秸,掏空一个浅浅的小洞,整个人蜷缩进去,再轻轻将秸秆归位,只留一丝缝隙透气,整个人隐匿在金黄的麦秸中,不露半点踪迹;有的孩子身形瘦小,躲进两座麦秸垛的夹缝之间,屏住呼吸,一动不动,任由寻找者在四周来回穿梭;还有的孩子调皮胆大,干脆爬上低矮的麦秸垛顶部,平躺下来,被层层麦秸覆盖,远远望去,与麦秸融为一体,根本无从分辨。

负责寻找的孩子睁大眼睛,绕着一座座麦秸

垛来回巡查,细细搜寻每一处缝隙、每一片阴影,耳朵紧紧捕捉四周细微的动静。夏日的清晨格外安静,只有风吹麦秸的簌簌声响,远处的蝉鸣鸟叫。偶尔有藏身的孩子忍不住偷笑,或是不小心碰掉一根麦秸,细微的声响便会暴露踪迹,引来一阵追逐打闹。被找到的孩子不甘示弱,立刻更换身份,新一轮游戏再次开启。欢声笑语、追逐嬉闹声,回荡在空旷的打麦场上,驱散了乡村的寂静,填满了清贫岁月的空缺。

玩腻了捉迷藏,我们便开始堆砌属于自己的

“小城堡”“小房屋”。麦秸柔韧蓬松,极易塑形,是天然的建筑材料。我们分工协作,力气大的男孩子负责搬运成捆的麦秸,手脚灵巧的女孩子负责搭建修整。大家齐心协力,以大大麦秸垛为依托,四周用麦秸层层围堵,层层堆砌,留出低矮的门洞,再用细碎的麦秸铺出平整柔软的地面。

不多时,一座座简陋又精致的小窝便成型了。小小的麦秸屋遮风避光,密闭又温暖,是我们专属的秘密基地。我们钻进狭小的小屋,盘腿坐下,分享兜里为数不多的零食——半块硬邦邦的红薯干、几颗酸甜的野酸枣、几粒晒干的花生仁。没有精致的零食,没有华丽的玩具,一群孩子围坐在一起,叽叽喳喳聊着家常,说着村里的趣事,畅想遥不可及的远方,简简单单地分享,便足以让我们满心欢喜、幸福满满。

胆大的男孩子最爱攀爬麦秸垛,最高的麦秸垛足有两三米高,稳稳伫立在场地中央,像一座小小的金山。我们脱去布鞋,赤着脚丫,踩着凸起的秸秆,手脚并用向上攀爬。干燥的麦秸摩擦力十足,稳稳托住我们的身体,一步一步缓缓登顶。站在麦秸垛顶端,视野瞬间开阔,整片村庄、大片田野尽收眼底。

那时的我们不懂岁月艰苦,不懂生活不易,每日眼里只有玩乐,心里只有欢喜。大人们终日为了生计奔波,被柴米油盐、农耕琐事压得喘不过气,常常对着贫瘠的田地叹息,为一家人的温饱忧心忡忡。可孩童的世界纯粹又简单,一座麦秸垛,便能填满所有的期盼,撑起一整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时光匆匆流转,岁月更迭变迁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农耕方式不断革新,机械化收割渐渐取代了人工劳作。麦收不再需要层层捆麦、层层堆叠,曾经遍地林立的麦秸垛,渐渐从乡村消失殆尽。新式的农具、便捷的生活方式,让庄稼人告别了繁重的劳作,也让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一座座金黄厚重的麦秸垛。

初秋的落日

杨梅

初秋将至,连落日晚风,都添了一抹温润平和的气息。方才澄澈明净的晴空,转眼间作铺展天际的绚烂绸缎,而那轮换了盛装的夕阳,正对着人间含笑,留下最后一抹辉光。入秋之后,眼底尽数被天际铺展的霞光俘获。盛夏绵长的燥热彻底消散,总忍不住换上鞋子出门,沿着城外旷野小路骑行,整个人奔赴落日温柔的怀抱,静静凝视、细细感受,按下初秋馈赠人间的第一份恬淡清静。孟浩然在《初秋》中写道:“不觉秋夜渐长,清风习习重凉凉。炎炎暑退茅斋静,阶下丛莎有露光。”跨越千年岁月,世人初见秋日落日时心底的悸动,从未别无二致。

我停下车,坐在路边,静静地望着红日缓缓沉向地平线。落日轻隐在云层里,将漫天霞光肆意泼洒而出,轻纱般的薄云向西聚拢,低垂绵软,仿佛抬手便可触碰。夕阳愈沉愈深,余晖染透流云,晚霞渐渐鲜活起来:起初云层浮着细碎碎金,满目光亮;而后金光化作温润鹅黄,悄悄晕染开一层暖色。贴近地平线的云团沉淀为醇厚酡红,恰似微醺之人脸颊泛起的红晕,须臾间又蒙上一层朦胧紫黛,整片苍穹被暖意融融的色调轻轻包裹。色彩自云边缓缓向上蔓延,深浅更迭,如同上苍蘸满颜料的笔,于暮色之中从容勾勒万般层次。

看着落日一点一点消隐在天际,我驻足凝神,蓦然想起东篱采菊的陶渊明。他俯身锄菊,抬眼望见的,正是这般秋日晚霞:远山笼罩在夕雾之中,烟气萦绕峰峦,飞鸟结伴归林,万物随时序安然生长,随心所欲,故而留下“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千古慨叹。原来从古至今,大自然始终蕴藏着治愈人心的良方。人生起落无常,顺逆时容易心高气傲,失意之时难免心绪沉郁,可只要驻足抬头,仰望漫天晚霞,看夕阳从客地归于山林,浮躁纷乱的内心便会慢慢沉静,如同舒缓悠扬的古曲缓缓流淌,抚平心底所有的心绪。

等到夕阳彻底沉进远处的杨树林,那细碎的金光穿过枝叶缝隙洒落周身,如同万千金线被就飘落,再抬眸时,晚霞由绚烂渐变为绯红,慢慢褪成浅灰,夕阳最后的光晕彻底消散。这场与初秋落日的相逢不过短短半个小时,却轻轻消解了连日积攒的忧闷,赠予内心安稳绵长的慰藉。

我慢慢骑行奔赴归途,身后的云霞仍在晚风里缓缓变幻轮廓,树梢之上,一弯新月悄然攀上夜空,浅淡月色也染透了落日遗留的人间晚意。裹挟着秋凉的清风拂面而来,耳畔似有悠远暮鼓声声,沉沉落在心底,宁静悠远。



一碗刀削面

孟鑫

每当我回想起故乡,脑海中浮现的不只是那片广袤的黄土地和蜿蜒的“几”字弯,还有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。那是记忆中最温暖、最亲切的味道,像一条无形的纽带,把我和故乡紧紧相连。

童年的夏天总是那么漫长而炎热。午后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嬉闹着、欢笑着,满头大汗,好不快活!直到母亲在门口大声呼唤:“快回家吃饭啦,刀削面做好啦!”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停下游戏,飞快地跑回家。

记忆里的厨房总是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香味,那是面粉与水的结合。母亲站在案板前,轻巧地削起面条。母亲每一刀下去,面条像是有了生命,飞舞着落入沸腾的锅中。削面的节奏有快有慢,刀起刀落之间,仿佛有一种音乐在厨房里响起。母亲就像一个魔法师,刹那间赋予了这些简单的面团一种神奇的魔法。

锅里的面条逐渐煮熟,母亲将它们捞起,盛入大碗中。再撒上几片绿油油的菠菜,倒入一勺浓郁的酱汁,最后再加上一大勺肉末,一碗色香味俱佳的刀削面便呈现在眼前。

每次端起那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,我都能感受到母亲的爱。

那是舌尖上的温暖,更是心底的慰藉。

吃刀削面时,我总喜欢用筷子夹起一大口,面条滑溜溜地在嘴里翻腾,带着特有的筋道和柔韧。酱汁的香浓、面条的筋道,再加上喷香的肉末,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,那种满足感,从舌尖蔓延到心头,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柔和起来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离开了故乡,来到大城市求学,每当忙碌的科研工作让我感到疲惫时,我总会不自觉地怀念起那碗母亲牌刀削面。那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心底的味道,是对家的思念,是对亲情的渴望。

在异乡的街头巷尾,也有一些面食,我时常会走进去,点上一碗刀削面,试图找回记忆中的味道。然而,无论面馆的厨师多么技艺高超,那碗面总是缺了点什么。或许,是缺少了母亲的温暖,缺少了故乡那片熟悉的土地,缺少了童年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每次回到故乡,母亲总会说:“上车饺子,下车面,妈今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刀削面。”那种熟悉的温暖,再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,仿佛时光从未流逝,一切都回到了从前。

刀削面不仅是家乡的一道美食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它承载了祖辈的记忆和情感。

